

唐秀海 著

人活在世

几许愁
几许忧
人生难免苦与痛
莫回首
莫回头
迈开大步往前走
苦与乐
失与得
人生一回没白活



作家出版社

人活在世

唐秀海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活在世/唐秀海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6
(华夏作家文丛)

ISBN 7-5063-2154-8

I. 人…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9789 号

人活在世

作者: 唐秀海

责任编辑: 田 国

装帧设计: 李丽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www. zuojiachubanshe. 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8.25 印张

插图: 12 个

印数: 1-10000 册

版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ISBN 7-5063-2154-8/I·2138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不要相信命运，
自己才是主宰自己的上帝。
时间不多啦，
好好活着吧！
但是，有一句话，别忘了：
世上的活人都是未来的鬼，
得多做人事，少说鬼话！

——作者题记

目 录

- 1/ 第一部 在苦水与泪水中长大
- 59/ 第二部 自己才是主宰自己的上帝
- 87/ 第三部 感悟生命
- 121/ 第四部 活出个自己来
- 159/ 第五部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 185/ 第六部 要有一颗不俗的心
- 223/ 第七部 好心情是自己给的

第一部 在苦水与泪水中长大



我们处在一个没有我们也必然存在的世界上。

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

我们只是偶然的生物。

偶然！对，偶然！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那么偶然！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将要出生，将要怎么生活，我们的父母也不知我们是谁，甚至他们并没有要创造我们，我们却在刹那间的欲望激情中成为了生命。

于是，我们诞生了。

于是，一代一代的人在这方土地上悄然死亡。

一代一代的死亡。

一代一代的降生。

死亡，降生。

降生，死亡。

在这方土地上，一代一代的人就这么走过来了。

现在，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必须走

完各自的生命旅程。不论是苦还是乐，都必须去笑迎，去面对，去承受。不论怎样，我们都得生活。

这大概就是高海涛的处境了。

该走的都走了，该来的也就来了。

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

在一个和今天没有两样的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高海涛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奇怪的是，就在高海涛降临人世的那个晚上，他的爷爷病情加重，而且还没到第二天早晨就与世长辞了。

对此，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开始议论起高海涛来：

这个说高海涛命硬，他爷爷肯定是叫他克死了；

那个说高海涛是个祸害无穷的冤家，是阎王送上世来糟蹋人的。

一时言辞激昂，情绪忿然。

高海涛出生的时候，高海涛的父亲高祥正忙活着他父亲的丧事呢，家人们也没有时间来照顾这对母子俩。在那间四壁漏风的小屋中，母子俩蜷缩在小屋的一角，浑身冻得瑟瑟发抖。

在那十年动荡的岁月里，别说营养，就连吃饭的问题就难以解决。母亲生下高海涛时一点奶水也没有，把高海涛饿得嗷嗷直叫。母亲眼巴巴地看着这生不逢时的小生灵，偷偷地直抹眼泪。

高海涛上头还有两个哥哥，高海涛的降生并没有给家里带来欢乐，本来就紧巴巴的日子，又给大人们带来沉重的负担。为此，父亲高祥几次想把高海涛送人，都被高海涛的母

亲制止了。他母亲说，小猫小狗还舍不得给人呢，何况人！你就能忍心吗？

高海涛小的时候，淘气得很，聪明的很。他到处跑啊，跳啊，四处野啊，冬天和伙伴们打雪仗，夏天到河沟里去洗澡。大人们说话他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用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捂住两只耳朵，闭着眼睛，扯着嗓子使劲地喊：

“烦——死——啦——”

高海涛和他二哥高海东最好，一天到晚跟在他屁股后头，问这问那：

“哥呀，你说天上为啥下雨下雪呢？”

“哥呀，云彩为啥不从天上掉下来呢？”

“哥呀，水一冻为啥成冰呢？”

“哥呀，小孩子是咋生出来的？”

刮风下雨，高海涛就出不去屋，他在家呆着，缠着忙活儿的大人们。大人们没时间搭理他，他就在地上来来回回地跑。见大人再不理他，就开始大声地唱：

小小子坐门槛儿
娶媳妇来生崽儿
小崽儿不听话
我就轻点儿打
我是他的好爸爸

.....

满屋的大人逗得前仰后合，没有不乐的。娘的眼泪笑出来了，娘说：

“这小子从小不知道羞，到咋整？”

高海涛双眼薄皮，大眼睛水灵灵的，鼻子高高的挺着，头发焦黄焦黄的，长得白白净净，别人说他像外国人，管他叫“小苏联”。

高海涛见人亲，一天到晚笑咪咪的跟你贱。没事就搂你脖子，跟你贴脸儿，趴你耳朵上往耳朵眼里热乎乎地喘气，弄得你缩脖子直痒痒。大人小孩儿没有不喜欢他的。

高海涛六七岁的时候就帮家里干活儿了。那时他家养了三头长白猪。夏天打猪草，秋后去地里放猪。夏天还好过一些，光着脚丫，赤着肩膀，穿着裤衩就可以了。最难熬的就是冬天，顶着呼呼的北风，头戴狗皮帽，身穿露着绵花的破衣破裤，趿拉着一双露着脚扯头的夹鞋，从上午出去一直到太阳偏西才回家。回来的时候，鼻子淌着清鼻涕，耳朵冻得红红的，手肿得像胡萝卜。一冬天下来，后脚根冻裂了几道血口子，像小孩子嘴那么大。放猪打猪草，这样的生活高海涛一干就是两年多。

遇上灾荒年月，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三天两头挨饿。把高海涛饿得四肢无力，两眼冒金花。当时，对高海涛来说，能吃一顿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

终于有一天高海涛吃了一顿饱饭。那时，高海涛的父亲在生产队当饲养员。生产队死了一匹马，生产队的王队长说，有传染病不能吃，就让父亲挖个坑给埋了。当时，人们快饿疯了，还管它有没有传染病，吃饱再说吧。深夜，父亲和其他两个人，把死马挖了出来，扒了皮，割了肉，然后拎回了家。第二天，高海涛母亲在邻居家借了一碗玉米面，做的是玉米面贴饼子，炖了半锅马肉。这顿饭，吃得饱，简直

比过年过节还好，比现在吃十个碟八个碗还美。这顿饭，把高海涛撑得直打嗝儿。这顿饭，高海涛两天没吃东西，肚子也没显着饿来。

人穷志不短。这是高海涛父亲常说的一句话。

高海涛记得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去三姨家（那时高海涛三姨家的条件比高海涛家好）。三姨对高海涛父亲说，她家有几件穿剩的旧衣服，让父亲拿回来拆拆洗洗给孩子们毁件衣服穿。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又是亲戚里道的，父亲也没往多处想，就拎了回来。

可事隔不久，却从姥姥家传出，父亲穷刮摸，连破衣服也划拉的闲话来。父亲一听火冒三丈：

“你看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你呢？给几件破衣服还埋汰人，你安的什么心眼子？”

父亲连夜步行八九里路，把衣服如数送回三姨家。从此，亲戚一刀两断，誓死不蹬三姨家的门。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高海涛父亲临终前，也没有和三姨家有往来。只不过，二十几年以后父亲在病危昏迷阶段，高海涛的三姨经高海涛母亲的同意，偷偷见了高海涛父亲最后一面。当时，三姨已哭成了泪人儿……

事后，三姨泣不成声地对高海涛母亲说：

“姐姐，我对不起姐夫哇，没想到，这一句话，让我得罪了姐夫一辈子啊！……”

贫困的家庭，苦难的童年，以及在父亲的熏陶下，使高海涛养成了一种倔犟的性格。

高海涛上学比较晚，九岁上小学一年级。二三年级上完后，考入了河流庄完小。这所学校是河沙镇设在河流庄的一

所小学，碰巧的是姥姥家也是这个村。高海涛在这个村上了三年学，虽说姥姥和姥爷早已离开人世，可两个舅舅都健在，而且小日子过得都很不错。在这三年中，高海涛没吃过舅舅家的一顿饭，当然人家也不叫，高海涛也不主动去。

再说，就是高海涛想去的话也找不到。因为，他不知道舅舅家的门口冲那儿开。话又说回来，不是说吃顿饭就好不吃就坏。高海涛这么看这件事，不知道对不对。假如他父亲在河沙镇当一个芝麻粒的官儿，舅舅们看高海涛绝对不是这个成色。说白了就是穷，瞧不起你。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贫贱无人问，富贵有远亲。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那时起，高海涛就立志考上大学，光宗耀祖，摆脱穷困的日子。



春来暑往，转眼几年过去了。

临近高考的那年夏天，高海涛去河沙镇买日常用品时被一位卖冰棍的黄毛丫头用自行车撞破了腿。他的右脚背缝了十二针，作完简单包扎后就匆匆出院了。不料，炎炎的夏日伤口又感染化脓了，吃药打针，又是一阵的折腾。高海涛忍着巨痛参加完了考试。

发榜的那天上午，高海涛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学校。他的心呼呼直跳，要是没有嗓子眼儿，心就蹦了出来。

高海涛神经紧张地环视着成绩榜。

找到了！

高海涛四百九十八点五分。

这个分数虽然不算太高，但在那个时候对文科考生来说也不算低。其码来说，普通大学的录取分数是富富有余的。

遗憾的是，高海涛只填写了报考北京大学的志愿。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全国的高等学府，以至在国外都有很大名气。每年在各地招生的名额有限，竞争相当激烈。是许多莘

莘学子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院校。可高海涛偏偏选中了这所大学。当时，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五百分。

完了，一切都完了！

当高海涛看到自己的分数后像泄了气的皮球。

“海涛，别难过，再复习一年明年准能考上。”

忽然，高海涛身后传来轻柔动听的女人说话声。

高海涛扭头一看，是同班同学常绿萍站在自己的身后。

“没事，”高海涛强打精神地说，“常绿萍，你考的怎么样？”

“我考得也很一般，河北师范大学超出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就凑合着上吧。”

说着，常绿萍低下了头，一会儿，又开口说道：

“海涛，你准行，再复习一年，啊。”

高海涛努力地点了点头。

再看看周围别的同学欢天喜地的样子，高海涛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淌了下来……

高海涛悄悄地擦干了眼泪，准备再复一年课决心来年考上大学。他把自己的想法与父亲高祥一说，只见蹲在炕沿下的父亲吧嗒着旱烟，绷着脸，连眼皮也没抬地问：

“复习一年得用多少钱？”

“爸，重点高中每年学费一百五十元，普通镇中也得一百元，再加上其它费用一年也就四五百元吧。”

“啥？四五百块钱？这么多？我可供不起我可供不起。”父亲瞪着双眼，摇头摆手地说。

高海涛的父亲那年五十二岁，脸上过早地爬满了皱纹，

头发脱落了不少，稀稀拉拉的，背也驼了。虽说现在的日子比前些年好过多了，可孩子多，岁数一年比一年大，忙活完老大又忙活二小子，还有三小子，一个接着一个，都赶在了在一块儿，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攒了点钱，盖了两层房，又给大哥二哥娶了媳妇，成家另过了，还拉了两千多元的饥荒，一分外债也没给他们，都是父亲一人撑着。家里又没啥进钱的来项，只靠种点地喂头猪做个小买卖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确实紧巴，这一点高海涛的心里明镜似的。

可是，考大学的念头驱使着高海涛像着了魔似的，他低声对父亲说：

“爸，咱家不是还有准备为我盖新房的一千多块钱吗，我宁愿房子不要了，媳妇不说了，您就再供我念一年吧，我要是再考不上大学，我就死心了，以后啥事也不用您操劳了，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埋怨您的，爸，您看这样行吗？”

父亲叹了口气：

“唉，三儿，不是爸不想供你上学，是爸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再说，咱狼窝庄村好几百口人，有几个大学生？三儿，你就别给爸出难题了，学别念了，好好干两年，等咱们把钱攒足了，给你盖层房，娶上媳妇，我这当爸爸的这辈子也算对得起你了，到时候我死也瞑目了。”

“孩子他爹，再穷咱们也别苦了孩子，我看就让……”

“不中，我说不中就不中！”母亲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大声吼起来。

高海涛太了解他父亲了，别看他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在全家大事小情上都是他一人说了算，从来都是说一不二，母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showing a man in a light shirt and dark trousers standing and holding a piece of paper. He is looking down at a man who is crouching on the floor. The crouching man is wearing a cap and appears to be working on something on the floor with a tool. The background shows a simple room with a window and some furniture.